

# 寻宝“90+”马玉如： 西湖边的艺术之烛

本报记者 刘玉涵

西湖边，一位宝藏艺术家终于举办个人展览了：“长乐未央——马玉如的艺术与心脉”艺术回顾展正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。

油画家马玉如今年93岁，是当今艺术界许多名家名师的老师，点亮了许多艺术家的艺术之路，但是为人谦逊低调、深居简出，至今才举办个人的首场画展。

几个月来，马玉如的外孙女王宁致为外公整理画稿，发现很多小画都散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，要么放在书柜顶上，要么夹在某一堆杂志里，或者就是收在饼干盒中。“在找他的画的时候，有点像寻宝的过程。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近两百件作品，一件件被整理出来。”

一个习惯隐在画中、笔记中的马玉如，被重新发现、重新认识。

和喜欢着素装的马玉如不同，马玉如的画色彩浓郁、浑厚壮丽。由于画室很小，作品尺幅也不大，但是气象磅礴，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从画面中滋长出来。斗室之中图画缤纷，方寸之间山河万顷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最美好的事物，本质是最朴素的。”

我们可以通过这场展览领略一位师者之师的艺术与心脉。

## 西湖滋养的油画家

开幕式当天，93岁的马玉如坐着轮椅来看自己的展览。当年，17岁的“小马”骑着单车，经过这条南山路去学画。

那是1948年7月，雷峰塔下的汪庄（现为西子宾馆），17岁的马玉如第一次握着炭条坐在画板前画石膏像。他的启蒙老师，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家和美术理论家倪貽德，当时在汪庄开办了“西湖艺术研究所”。

倪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学习西画，推崇后印象派画家塞尚用几何体追求牢固、稳定的风格，让学生抓住写生对象的基本形体、动态特征，反对琐碎。这“第一口奶”，影响了马玉如之后几十年的绘画和教学。

直到1949年，杭州解放，国立艺专（现中国美术学院）秋招，马玉如和其他130多名新生，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艺专学生，师从苏天赐、胡善余、关良等诸位先生。

如今马玉如对一些生活信息已经记得不太清楚，但是他还能记起自己的第一张水彩作品，画于1949年，画的是国立艺专的校园门口。

展厅里，有观众觉得这位艺术家很有意思，像是传统的中国画家拿起了油画笔在作画，不论是画面中的山水面貌，还是整体气质，都散发出浓郁的东方意蕴。著名油画家全山石评价说：“马玉如在创作中一直保持着油画本体语言的特色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，让油画更加富有东方韵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。”

马玉如没有赴苏联或是欧洲的留学经

历，不属于某一类特定的派别，而是广泛地吸收国内外大师、大家的经验，再内化为自己的风格。他的老师们，倪貽德、关良等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作为具有留学背景的油画家，却以中国传统文人的笔性和心态作画，马玉如接续了这一特点。

马玉如有一位中国画的老师，黄宾虹。

马玉如的书柜之中，藏有《黄宾虹笔墨探微》等多部研究黄宾虹的书籍、画册；在马玉如的笔记里，也可见多处学习宾翁而得的感怀语录。

于是，黄宾虹笔墨之中的“浑厚华滋”，也在马玉如的油画之中可见一斑——山壑叠翠、霞光满天。

许多年前，在马玉如还不会画画的时候，他曾羡慕地看着西湖边画风景的艺专学生；后来他成为油画系教授，成为国美附中的校长，带着他的学生们来西湖边画风景：“你要先感觉这个西湖，你看啊，今天的西湖是沉重而透明的。”

这种“感受”落到纸上即体现为雄浑浓郁的色彩，时节、气象不同，心境不同，西湖在他眼中是不同的奇光异彩。学艺的“第一口奶”很重要，对色彩敏感的眼睛过了年纪再培养就比较难，当年附中的学生十分感激，马老师为他们打下的童子功影响了自己一生的创作。

## 永不毕业的老师

两位90后的油画学生面对着展厅中的素描作品很激动：“终于找到了头口奶的奶源。”

他们当年在教科书上学习的是印刷品，现在终于得以见到原作。而原作者这位“90后”，是他们老师的老师。

1980年，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马玉如和陈达青合编的《素描技法》，填补了当时素描技法书的空白，一度成为美院学子必读的畅销书。几十年来，《素描技法》再版多次，不算厚的一册书本，简洁凝练、图文并茂地做出素描指导，为一代代学子打下了绘画的基础。其中的多幅原作，也在本次展览中展出。

17岁刚开始学画的小马拿着炭条不知所措，画眼睛，就是上眼睛一根线，下眼睛一根线；画鼻子，两个比较明显的鼻孔画完，就画不下去了。老师倪貽德给他做示范，馒头就是橡皮，倪先生拿馒头轻轻地抹掉，再拿着炭条一看、一擦，鼻子就有了。

马玉如和其他学员站在他后面，看着石膏像慢慢地出现在画面上。次数一多，小马知道了，原来耳朵和眼鼻口不在同方向的面上，而眼睛里面是个球体，不能只画上下两条弧线。

马玉如后来教素描，也是用炭条和馒头。有一次画阿里亚斯像，马玉如做了一个不到5分钟的示范，一个拉长线的倒三角观察方式，几下子就把阿里亚斯像用几何的方



式很精炼地概括了出来，像他的老师那样，让学生们醍醐灌顶。

他说：“绘画是一门艺术，教学是另一门艺术。”马玉如某一日读到，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尝试给大一的学生上课，却发现没法向他们说明自己在做什么事情，他由此意识到，如果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把高深的内容传递出来，说明自身对于这门知识还没有理解到位。

除了油画、水彩作品及素描、小稿、笔记等，展览还展出了一批马玉如的临摹绘本。这些绘本的对象集中在印象派到后印象派的诸多大师：莫奈、塞尚、马蒂斯、凡东根等等，其中最多的是纳纳、鲁奥、梅原龙三郎。摹本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：色彩浓烈，用笔浑厚。

而马玉如临摹这些作品的时间，在他退休之后的头几年。他从教授又成为了习日课的学徒。

中国文联副主席、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看到这些临摹绘本感怀不已：“这些临摹对象正是20世纪50年代初受着倪貽德、苏天赐等先生的濡染而崇敬着的西方艺术家。这些艺术家代表欧洲绘画盛期的自由热烈的人文思想，呈现近现代绘画变革的时代风云，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播下种子。改革开放之初，又成为打开国门后的最初浪潮而叩响心扉。这种20岁的播种、50载风雨浇灌、古稀之年再次耕耘的绘画实验之途，可以视作当代人文历史的一种奇观。”

马玉如曾说：“永不能毕业，永不可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地。”

这大概可以解释他为何93岁才举办首场个人画展。

中国美院院长高世名曾多次邀请马玉如到学校美术馆做展览，常青、佟飏、楼森华、陈焰、张俊等知名艺术家都是他的“说客”，但都被马玉如婉拒了。

高世名理解，马老师的谦虚有两重意思：一是在同代人中他一贯地谦让，他反复说应该让徐永祥、徐君萱、金一德、汪诚一、高友林等老师们先做；第二，他的谦卑是因为他的参照系实在太伟大了，他参照的都是莫奈、塞尚这些大师，他对话的都是林风眠、吴大羽、倪貽德、胡善余这些中国现代绘画的大家。所以提及自己的画，他自评“半生不熟”。

从1955年留校任教附中开始，受教于马玉如的学生无数，许多已经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中坚力量。全山石说他，为艺术教育燃烧了自己。而他只是安居一隅，在绘画的天地里持续地学习，安静地画画，把大好河山收于手掌，然后再一遍遍修改，“半生为师，终生为徒”，乐此不疲。

2022年秋，马玉如给学生陈焰打了一个电话，叫她来家里把没用完的画布和外框搬走。

一辈子画画、教书的老先生，感到自己不太画得动了。但是家里还有不少画材可以继续用，他请中国美院综合绘画系主任陈焰帮忙，留给后人。

艺术长乐，心脉未央，中国美院的校园又迎来了新一届学生。

# 有艺思



刘玉涵

行路 读书



马玉如画作